

蒸水的早晨

■陈雪梅

蒸水河的早晨是从蜿蜒的河流东边喷薄倾泻的一缕微光开始的。河岸柳堤上的鸟儿开始唱起歌来,它们在树影间跳跃着、啄食着一颗颗熟透了的野果,或飞进河滩的草地蹦跳着,用锋利的爪子拨拉沙土,觅食着一些虫子,它们用喜悦的欢唱迎来了蒸水河的早晨。

周末的清晨,我喜欢一个人沿着蒸水观光带的栈道,沐浴在蒸水河的晨光里。这个时候,四周还是寂静的,河水氤氲着薄薄的雾纱,河边的芦苇荡漾,枝头苇絮飞扬,已有了霜意,是诗经里的样子。垂柳依依碧翠,远处的高楼,连绵的山峦,连接河道两岸的拱桥倒映下来,铺在水中,成了一幅静默的两岸山水画。

蒸水河是衡阳县的“母亲河”,它发源于祁东、邵东县交界地带,是湘江的一条支流。河道呈乙字型,一路蜿蜒穿过绵延的山势、古树苍翠的村落、怪石嶙峋的山谷、自然而幽静的田园,如一条笼烟含黛自生情的玉带,给高楼林立的小城添上了几分灵动秀丽之美。

空气里,有这个季节紫薇花和淡淡桂花的香气。满目苍翠的沿江大道,青石板的小路,青绿绿的河草堤,临江的阁楼榭台、木格雕花,伴随着蒸水栈道。渐渐地,太阳穿透云层,悄悄升起,行人多了起来,有跑步的,有像我这般闲散遛弯的,有穿着纯白太极服、手提长剑赶去练功的,有三五成群呼朋唤友去跳广场舞的。也有肩扛长竿,手提胶桶,身披霞光夜钓归来的人儿,看那晃晃悠悠的背影,想来昨晚收获颇丰。

每一次,在风光带上总能遇见一位老者,白胡子白儒装,仙风道骨,精神矍铄,擅长毫沾清水于青石堤岸笔走龙蛇,笔锋

苍劲飘逸,行云流水。他写的有时是杜牧的《清明》,或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,有时是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雪》。老者旁若无人,怡然潇洒,自得其乐。

有人说,汉字书法是无言的诗,无行的舞,无图的画,无声的乐。书法的艺术魅力,带着不可言说的妙处和韵味。一幅好字,无论是何种形体,一旦相逢,如见山水,如沐风月,如遇知音。老者成了蒸水河早晨一道沁神润心的风景,相顾无言也芬芳。

阳光升起的时候,天空蓝得像水洗过一般,白云这一大朵,那一大片,棉花糖似的,蒸水河上金光闪闪。站在蒸水河边的中洲公园石桥上,所望之处,“水光潋滟晴方好”,心中也涌动着“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”的清亮豪迈。蒸水河边的中洲公园是小城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公园。初嫁来衡阳时,娘家离得远,母亲极不放心,担心我举目无亲朋。趁儿子满月时,母亲亲自护送我从娘家返回,那也是母亲第一次来衡阳。带母亲游蒸水河边的中洲公园,母亲对四面环水,蒸水、武水交汇处呈现的两个小岛十分新奇。又听说琼瑶也是出生于县城内,那时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正在全国热播。母亲当时更是欢喜得很,迈着急健的步伐,左看看右瞧瞧,看岛内树木葱茏,鸟语花香,船山桥、玉带桥古香古色,眉开眼笑地说:“这是个的好地方嘛,还出人才,要得!”

现今,公园内绿树成林,林间曲径通幽,植被茂密,凉爽宜人,还新建了图书馆、球场、凉亭、长廊等设施。特别是公园内的免费图书馆,静幽古朴,环境雅致。文化长廊古色古香,雕梁画栋,是县城居民休闲娱乐的理想场所。

终生难忘的石灰坛子事件

■邓潇泓

小时候,乡村的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石灰坛子,那是用来储藏容易回潮、发霉的物品的。

我家的这个石灰坛子放在楼上,是个酱色广口瓦坛子,口头用一饼茶枯压盖着。大糖、白糖、麻糖和饼干这些走亲戚的回礼包,待客的那点米粉腊肉、干鱼,母亲都要藏进坛子里,以备不时之需。母亲将楼上列为我们的“禁区”,以防我们觊觎她石灰坛里的物品。因此,每当她从楼上下来,要是碰上我们,看着我们那副垂涎欲滴、喉咙里伸得手出的斋样子,就要发出严厉的警告:“刚才放到石灰坛子里的包包,我有用的,你们谁要打它们的主意,我要用牛刷条子刷烂他一身!再者,这种梯子单薄、狭窄,又不固定,上下不方便,容易出事。”

听了母亲的话,看到她那放着寒光的双眼,我们不禁打了个寒颤,谁也不敢在脑海里闪现那些念头。在街坊邻居眼里,母亲是一个教子非常严厉的人。我家是半边户,在我们的眼里,母亲是家里最高权力拥有者,甚至是掌握着我们“生杀大权”的“君王”!我们兄弟三人都不是省油的灯,在外爱惹事生非,因而到母亲那儿“投诉”我们的人不少。每次接到“投诉”后,母亲不分青红皂白,也不问是非曲直,便放大招“犒劳”我们——不是赐几口“塘水”(被抛进门前鱼塘,总要呛几口水),就是赏一顿“竹笋炒肉”(用长条竹片抽打

光着的背)。

我家的石灰坛子一般一年换一次石灰块。母亲说,石灰换勤快点,干燥、保质效果好,存放的东西不容易坏掉。母亲从岩前的石灰窑里买回几块大生石灰,用瓢舀尽坛内的石灰粉,将石灰块整齐放进去,铺上报纸,将盛那点米粉腊肉、干鱼肉的包与糖块饼干之类的包分层码好,然后在坛口罩上一块旧布,最后压上那饼茶枯盖严实。

那舀出的石灰,母亲会用一个器皿盛好,她要废物利用,变废为宝。碰上家里蒸蛋羹,她会用适量的石灰兑水,待沉淀澄清,将此水倒蛋液中搅拌。这样,蒸出来的蛋羹细滑成块,味道鲜美。遇上家里做米豆腐,她也要用上石灰兑的水,把米豆腐做得色形味俱佳。清明过后,在自留地上种了菜秧子,为了防止萤火虫、地蚕等危害,母亲就会给秧子从头到尾撒上少许石灰粉,防治效果非常好。家中大扫除时,母亲就叫我们在地上撒上石灰粉,再清扫干净,以祛除异味、消毒杀菌。

那时食物缺乏,我们吃不饱,总想打石灰坛里的主意。有好几次,尽管实现坏主意的条件业已成熟,但一想到母亲的威权与严厉,我便放弃了。终于有一次,我饥饿难忍,最终没能抵过坛里大糖香甜的诱惑,以身犯险了——爬到楼上,掀开坛盖,一阵折腾,剝烂了个包,拿了两块大糖。这大糖是大队糖厂分给社员的,是家里比较宝贵的存货。

蒸水河的早晨,站在风光带的河堤,看白云悠悠,河水奔腾,似乎可以听见往来商船的号子声在历史的烽烟里回响,也可以想象出旧时衡州西往来船只前往宝庆,经此渡蒸水的繁华盛景。旧时,此处水陆便利,商埠云集,操着不同口音的商贾船夫打尖住店,装货卸物,有船娘上得岸来,采买些台莲、角木梳、界牌瓷器带往各地。载着旧时光的东西,总有种静谧与厚重的力量,可以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。

梭罗说,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,使得我的生活跟大自然同样的简单。

想着梭罗这句话,沐浴在晨光里的我总是愉悦的,任思绪自由地驰骋。而蒸水河也是这样,以一种恬静、淡雅、包容的姿态,送走每一双展翅高飞的翅膀,接纳着每一个疲惫归来的游子。我喜欢蒸水河安静的厚重,静默无言,每一寸光阴却都是柔软温润的,温柔得可以感受到凡俗的心在静谧的风中被轻轻洗涤的温暖。在这样的早晨,我可以静静地吹着河风,观一朵云兀自悠远,跟一朵花儿对话,看凡俗中老年夫妻手牵手漫步、相濡以沫的样子,或者,走进临河的茶楼,一壶茶一坐一上午,忘记归途与来路。

作家梭罗因厌倦城市的喧嚣嘈杂,一口气跑到远离尘嚣的瓦尔登湖,在湖畔修篱种菊,筑木屋独居。在那两年多的时间里,他和湖水、森林对话,和飞鸟、虫子交朋友,观看小蚂蚁们打架……晨迎朝霞起,暮送夕阳归,并在小木屋四周开荒种菜,自给自足。他完全回归到大自然,成为大自然之子。

每一个人的心中,都有一个“瓦尔登湖”的。我的“瓦尔登湖”就在这蒸水之滨,一个鸟语花香、水墨如画、河水悠悠的地方。

过了几天,父亲的一个同事来家做客。母亲去拿米粉腊肉做菜,发现了情况,异常愤怒。待客人走了,她怒气冲冲地把我们叫到跟前,吼道:“都跪下!谁打了我石灰坛子的主意,麻溜地老实交代!”我们没来得及回她的话,身上就挨上了一顿竹片条。起初,我想,反正没谁看到我动了石灰坛子,于是心存侥幸,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,没有交代。在见识了母亲的另一番更勇猛操作,被她用牛绳使劲抽打后,我觉得自己连累了无辜,于心不忍,便生怯怯地招供:“妈,石灰坛子的主意是我打的,包包也是我剝烂的,糖也是我吃的,与他俩无关!”

“好,那两个鬼崽崽站起来,滚出去!现在,我专门来对付你!”说完,母亲手持竹蔑片,又扎扎实实在地赏给我一道“竹笋炒肉”的硬菜。尔后,母亲意味深长地教导我:“今天打你,是为了你以后不被人打。你是男子汉,可你今天起初的做法,离男子汉还有一段距离。”她顿了顿,继续说,“不过,后来你是男子汉了。记住,今后一人做事一人当。要知错,就改。现在,你担责了,知错了,并愿意改正,我也不再打你了。”

最后,我诚恳地向母亲具了结,她才恕我“无罪”。

虽然后来随着现代化储存物品器具的普及,乡村的石灰坛子便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,彻底淡出了人们的视野,但是我对家里的那个石灰坛子终生难忘。

水烟近身旁

■龙泽初

为避酷暑难耐的雁城热浪,傍晚驱车来到郴州东江湖,看湖面上曼妙起舞的水烟。

水烟是诗意的,在山峦、山峦、沟壑间游动,给人惊喜,给人期盼与幻想。

这种味道,熟悉中夹杂着陌生的成分。此时,一种久违的舒适感涌上心头,带着我的忆念飞翔,带我回到家乡,走进村庄,站在水烟骤然升起的岸边。

此时,家乡的水烟,是否也正从龙家水库飘起,是否还在村庄周围弥漫?时而汹涌如波涛起伏,时而轻盈如羽衣,时而沉凝如灰铅,时而袅袅似薄纱,真可谓是红尘滚滚,世间万烟。

无论是早晨还是黄昏,在空灵清新的山村,炊烟溜出屋檐、窜出山林,奔向满坡梯田,赶去与水烟约会,它们紧紧拥抱着在一起,架起了一座雾桥。我的记忆常常从上面轻轻走过,也想挥挥衣袖,亲吻烟雾弥漫下的乡村那憨厚朴实的容颜,以及正在水烟中行走的那一个个身形单薄的乡邻。

炊烟与水烟相比,炊烟是汉子打马行空走四方,是画家笔下色彩间灵动的情愫,是柴火灵魂跳跃的升腾;水烟是女子相夫教子守家园,是诗人笔下的一缕梦魂,是水滴泪珠舞动的升华。不管是艺术的景物,还是情感的产物,水烟从水面升起,孤独而多姿多彩,如雾,似梦,深深慰藉刻骨的忆念。

故乡山野间流出一股股清清的泉水,跳进溪流,跑到水库。我知道大海才是河流的皈依和港湾,而池塘水库是溪流的驿站。当水烟升起或落幕的时候,奶奶踮着小脚终日忙碌着。当我把柴禾塞进灶膛时,不知走在火光前面、窜出瓦房的炊烟是否偷偷与水烟约会;不知道母亲口唤鸡鸭、手牵妹妹,披着水烟,是什么时候回家的;也不知道大姐背着稻草吆喝着老牛,是否走在水烟前面,是什么时候推开木门的。

似乎,唯美的水烟就游荡在我的家乡,在岸边每一座瓦房周围。孩童时的我常钻入水烟中,大口吸吮,看白雾飘飘,听蝉儿鸣蛙儿噪。这么多年,我一直在寻找自己所渴望的“远方”,有时,回到老家,站在茫茫的水烟中,我不禁开始思考:远方?远方?远方究竟有多远?疑惑如同滴进心中的墨汁,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沉淀在心底。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,远方究竟意味着什么?一时间我没有确切的答案。

当惆怅和苦涩远远超过了快乐,剩下的便是赤裸裸的疼痛。因此,画只能养养采撷的目光,诗只能求得片刻的宁静,捧起短短的一个梦。于是,让我想起席慕容的诗句:“为什么不能生长在汗诺日美丽之湖的旁边?”故乡的面貌是一种模糊的怅惘。此时,我更加深深感受到对龙家水烟时光的眷恋。

水烟罩大地,只有静下心来,才不会迷失自己。行走在水烟中,脚步轻轻落下之后,回看,脚印又慢慢润浸在那一片茫茫之中。前方是迷梦一样一定要前往的世界,身后是走过的足迹,这,是什么样的意境呢?